



恩 格 斯
反 杜 林 論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恩 格 斯

反 杜 林 論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

吳 黎 平 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FRIEDRICH ENGELS

ANTI-DÜHRING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恩 格 斯

反 杜 林 論

吳 黎 平 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0 $\frac{7}{8}$ · 插頁 2 · 字數 252,000

1956年2月新1版

1965年3月北京第14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01·267 定價（四）0.90 元

印數 338,001—385,000

目 錄

三版序文	1
一	1
二	4
三	11
引論	13
一 概論	13
二 杜林先生作了何種諾言	27
第一編 哲學	33
三 分類。先驗主義	33
四 世界圖式論	40
五 自然哲學。時間和空間	46
六 自然哲學。世界創成論，物理學，化學	57
七 自然哲學。有機界	67
八 自然哲學。有機界（續完）	77
九 道德和法。永恆的真理	85
十 道德和法。平等	97
十一 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110
十二 辯證法。量和質	122
十三 辯證法。否定的否定	133
十四 結論	147
第二編 政治經濟學	150
一 對象和方法	150

二	暴力論	162
三	暴力論 (續)	170
四	暴力論 (續完)	179
五	價值論	190
六	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	203
七	資本和剩餘價值	209
八	資本和剩餘價值 (續)	219
九	經濟的自然規律。地租	229
十	“批判史”論述	236
第三編	社会主义	266
一	歷史	266
二	理論	279
三	生產	301
四	分配	315
五	國家, 家庭, 教育	331
	校譯后記	344

三 版 序 文

这部著作，絕不是什么“内心衝动”的成果。恰正相反。 理论有待

当三年前，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進黨，突然向当世挑战之时，我在德國的友人，向我作坚持的請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國家”上批判地評論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論。他們認為，为要擯除在如此年輕的、剛剛不久才最終統一起來的党内發生派別分裂和混亂的新的緣由，这是絕對必要的。因為他們能比我更好地判斷德國的情況，所以我理應听从他們的意見。而且，此外還明白可以看到，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出版物，熱誠地接受了這個新改宗者，誠然，這種熱誠只是對杜林先生的好意的表示，但同時使人有根據設想，這一部分黨的出版物，正是由於杜林先生的好意，才不加考察地相信了杜林先生的學說。還有些人竟已經準備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佈這個學說。最後，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利用了一切廣告和陰謀的手段，迫使“人民國家”對於抱着這樣巨大野心的新學說，不得不採取決然的態度。

話雖如此，然而只在一年之後，我才能下決心放下其他的工作，着手來啃這一個酸果。而且它是這樣的一種果子，只要一開始啃它，就不能不把它啃完；此外，它不僅是很酸的，而且也是很大的。這種新的社会主义理論被裝成為某種新的哲學體系的最終實

际成果。所以就必須联系这个哲学体系去考察这一理論，这样就必須分析这个哲学体系本身，因之也就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進入他縱談天下所有形形色色事物、甚至比这还更廣泛的領域中。这样就產生了一系列的文章，从 1877 年年初起陸續登載於萊比錫的“前進報”——“人民國家”的繼承者上，現在，在这里就彙集为这部著作。

这样，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如此詳尽，这是同这一对象的科学內容即与杜林先生著作的科学內容極端不相称的。但是还有兩種情况可以作为这一詳尽程度的緣由，一方面，它使我在這書里所牽涉到的各种極其不同的知識領域中，有可能以正面的形式發揮我對於所爭論的問題的見解，這些問題在現時具有普遍的、科学的和实际的兴趣。（这在每一章里都是有的，這書虽並不抱定目标，要以另一个体系去与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应当希望讀者不会略过我所提出的各方面見解之間的內在联系。）我現在已有充分的證據，指出在這方面我的工作不是完全無效的。

另一方面，“創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意志並不是个別的现象。近来在德意志，宇宙論、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政治經濟学等等体系，好像雨后春笋似的生長起來。最不行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則已，一动至少就要創造整个的“体系”。正好似在近代的國家里，假定着每一公民對於他所要表決的問題有資格作出判断一样；同时好似在政治經濟学中，假定着每一个消費者對於他所要買來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內行一样，——現在在科学上認為也要遵守类似的假定。科学的自由被認為是人們可以撰寫一切他們所不曾研究过的东西，而这被当作是唯一嚴格的科学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标本的典型之一，这种假科学，現在在德意志到处風行，並以其高超的吹牛的喧声

淹沒一切。詩歌上、哲學上、政治學上、政治經濟學上、歷史科學上種種高超的牛皮；從研究室裏和從講台上所吹出來的牛皮；到處吹出來的牛皮；這種牛皮抱着想要出人頭地、想要成為深刻思想的野心，而與其他民族的單純平庸的牛皮相區別；這種牛皮是德意志知識工業最標本、最大量的產品，它以“廉而劣”為格言，——完全和其他德意志的製造品一樣，可惜它沒有和其他產品一起陳列於菲拉得爾菲亞^①的展覽會上。甚至德意志的社會主義，特別在杜林先生的良好例子之後，近來也正在熱中於大量的高超的吹牛，產生以“科學”自傲的種種角色，對於這種科學，他們“實在是从來沒有學過”。這是一種幼稚病，它說明德國大学生開始歸依於社會民主主義方面，這種幼稚病是和這一過程不能分離的，可是對於這種幼稚病，我們的工人以自己非常健康的本性，無疑地將會予以克服。

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獵者的資格出來說話的領域里，我也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這不是我的過錯。在這樣的場合里，我大多只是限於舉出正確的、無可辯難的事實去與我的論敵的謬誤的或歪曲的斷言相對抗。在法學以及自然科學的幾個問題上我就是這樣做的。在其他場合里，那里說到理論自然科學的一般觀點——就是說，這樣的一個領域，在那里專門的自然科學研究者也不得不越出他的專業的范围，而涉及於鄰近的領域——在那里，像微耳和先生所承認的，他這個專門家也和我們任何人一樣只是一個“半通”。我希望對於那些表現法上稍有不確切的笨拙之處能夠得到寬恕，正好似各門的專門家間在這樣的場合上通常互相寬恕一樣。

當我寫完這序言的時候，我見到了杜林先生所草擬的、出版社關於杜林先生新的“權威”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學的新的基本定律”出版的通告。我完全承認自己對於物理和化學的知識不夠，可

①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大城，也有譯作“費城”的。——譯者註

是我总相信對於我們的杜林先生我是知道得很充分的。所以甚至沒有看到上述的著作，我已可預言杜林先生在這本書內所確立的物理和化學的“定律”，在其謬誤與陳腐的程度上，盡可以和他以前所發現的、被批判於本書中的政治經濟學、世界圖式論等等的規律並駕齊驅；而杜林先生所設計製造的“低溫計”，或測量極低溫度的儀器，不是用來測量溫度的高低，而唯一的只能用來測量杜林先生的無知的高傲。

1878年6月11日，倫敦。

二

本書須要發行新版，這對我出乎意料之外的。本書所批判的對象現在幾乎已被遺忘了；這書不但在1877到1878年間分篇登載於萊比錫的“前進報”上，以饗千百万讀者，而且还印成巨量的單行本。我在几年前所寫的關於杜林先生的東西，現在怎麼還能使人發生興趣呢？

這上面，我首先要歸因於這樣的情況，就是在反社會黨人法令頒佈之後，本書和幾乎所有當時尚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樣，立即被禁於德意志帝國。誰要是還沒有執迷於神聖同盟諸國的傳統的官僚主義偏見，誰就可以明白了解這種措施的效果：被禁的書籍二倍、三倍的暢銷，它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們的無能，他們頒佈了禁令，但卻不能予以執行。事實上，由於帝國政府的照顧，我的小著發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達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沒有時間來恰當地修訂本文，而大部分不能不簡單地聽其照舊版翻印。

此外，還有另一種情況，本書所評論的杜林先生的“體系”，包括非常廣泛的理論領域，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處跑，並以自己的

見解去對抗他的見解。因此消極的批評轉變為積極的了，論戰轉變為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證方法與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多少連貫的敘述——而這一個敘述是包含了十分廣泛的知識領域的。我們這一世界觀，它首先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以及在“共產黨宣言”中開始問世，經過了二十余年的潛伏時期，及至“資本論”出世，就以日益增長的速度，擴大其影響於愈益廣大的各界。現在它已遠超出歐洲範圍，在所有一方面有無產者，他方面有無畏的科學理論家的那些國度里，它都引起了注意並獲得了擁護。這樣看來，似乎有着這樣的讀者大眾，他們對於這一問題的兴趣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們為了這上面所發揮的積極內容而容忍了現在在許多方面已經喪失目標的、對於杜林主張的論戰。

順便指出，本書所敘述的世界觀，絕大部分是由馬克思樹立和闡發的，而只有微小的部分是由我做的，所以，這在我們相互之間是不言而喻的，我的這部著作不經他的認可是不能出版的。我在交去付印之前，曾把全部原稿唸給他聽，而且政治經濟學那一編的第十章（“批判史”論述）是由馬克思寫的，我只是由於外部的原因，才不得不很可惋惜地把它稍加縮短。這早就成了我們的習慣，即在專業上互相幫助。

現在的新版，除一章以外都是照樣翻印第一版的。一方面，雖然我自己很想修改好些地方的敘述，可是我沒有時間來作徹底的修訂。我負着編印馬克思所遺手稿的責任，這是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遠更重要的。此外，我的良心也不許我對本文作任何變動。這書是部論戰性的著作，我以為論敵既然不能修改什麼，那我对論敵也負有責任不應作任何的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駁杜林先生答詞的權利。可是關於杜林先生對我的論戰所寫的東西，我沒有看過，而且如無特殊的必要，我也不想去看；我對於他的理論的清算是已

經結束了。況且在我的書出版之後，柏林大學曾經以可恥的、不正的方法對待他，所以我对他必須更加遵守文字論戰所應守的一切規則。真的，這個大學為了這點已受到了譴責。這個大學在人所共知的情况下，竟然做到剝奪杜林先生教學自由的地步，所以如果人們在同樣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凡銀格爾^①強加於這大學，那麼它是無權來表示驚訝的。

只有一章，我允許自己作解釋性的增補，這就是第三編第二章：“理論”。這裡完全是論述我所主張的世界觀的核心，所以如果我試圖寫得更通俗，增補得比較完整些，那麼，我的論敵是不能有所責難的。此外，在這上面還有外部的原因。我為我的朋友拉法格把本書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及第三編的第一、二兩章）重編成單獨的小冊子，以便譯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為意大利文版和波蘭文版的原文之後，一個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這小冊子在數月內發行了三版，接着俄文的、丹麥文的譯本也出現了。在所有這些版本里，只有上述的一章被增補了，所以，如果我在刊行原本的新版時，拘守原文，而不顧後來的已經成為國際性的版本，那麼這將是一種迂腐行為了。

此外，我還想作修改的，主要在兩點上面。第一，是關於人類原始史，只在1877年，摩爾根方才提供了理解這一歷史的關鍵。可是由於在此之後，我有機會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蘇黎世出版）一書中運用在這期間我所能獲得的材料，所以這裡只要指出這部較晚的著作就夠了。

第二，是關於理論自然科學的那部分。這裡敘述得極其笨拙，現在許多地方盡可以解說得比較清楚些，比較肯定些。既然我認

① E. Schwenninger (1850—1924)，德國的醫師。1881年起任俾斯麥的侍醫。1884年被俾斯麥任命為柏林大學醫學院教授。——譯者註

為自己沒有權利來對這部分加以修訂，所以在这里我理應對自己作一個批評。

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從德意志唯心哲學中挽救了自覺的辯證法並且把它轉為對於自然與歷史的唯物理解的唯一的人。可是對於辯證法的同時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須要有數學的與自然科學的知識。馬克思是精通數學的，可是對於自然科學，我們只能作零星的、時停時續的、片斷的研究。因之，當我擯棄商業移居倫敦時^①，我獲得了進行此種研究所必需的時間，並且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數學和自然科學上經歷一個“脫毛”——像李比格（Liebig）所說的——的過程，在八年中，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這上面。正在這一脫毛過程的中間，我不得不從事於探討杜林先生的所謂自然哲學。所以這上面如果我常常不能選出確當的技術上的表現法，如果我一般地在理論的自然科學上現出一定程度的笨拙，那麼這是極其自然的。可是他方面，覺得自己還沒有把握（這點我在當時還不能克服）的那種意識，也使我謹慎起來，沒有人能指出我與當時所知事實不符的真正的錯誤，或者對於當時公認的理論的不正確的敘述。在這方面，只有一個尚未被人承認的偉大數學家，用書面向馬克思訴說我放肆地觸犯了 $\sqrt{-1}$ 的名譽。

自然，在總結我的數學與自然科學的學習之時，我是想在細節上也確證那種對於我自己一般地已不引起任何懷疑的真理，就是：自然界中，在不可勝計的、變化的紊亂情況內，同樣的辯證法的運動規律發生着作用，正好像在歷史上，這些規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變一樣；這些規律也同樣地貫串於人類思維發展的歷史，它們逐漸被人們的思維所意識到；這些規律最初無所不包地，可是帶着神秘形式地由黑格爾闡發出來，剝去它們的神秘形式，並以其全部

① 恩格斯在1870年秋從曼徹斯特移居倫敦。——譯者註

的單純性与普遍性把它們清楚地表达出來，这就是我們的目的。不用說，旧的自然哲学——無論它里面包含多少真正好的东西，包藏多少有用的胚胎^①——是不能滿足我們的。如在本書內所比較詳細地闡明了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在黑格尔形式之中，具有这样的缺陷，就是它不承認自然界有任何時間上的發展，有任何前后的連續性，只承認相互間的並存性。这样的观点，一方面是依据黑格尔体系本身而來的，这体系把歷史的前進發展，單單归之於“精神”——他方面，也是由於当时的自然科学的总的狀況。所以

- ① 照卡尔·福格特 (Karl Vogt) 的样子，和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擊旧的自然哲学，当然比較估計它的歷史意义要容易得多。在旧自然哲学中有許多謬見和空想，可是也不比在当时經驗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的非哲学理論內所包含的為多，至於在它里面还包含着許多有見識的和合理的东西，那么这点自从進化論傳佈以來，已开始為人們所了解了。例如，赫克尔 (Haeckel) 完全有理由地承認了脫萊維拉奴斯 (Treviranus) 及奧堅 (Oken) 的功績。奧堅在“原漿說” (Urschleim) 及“原胞說” (Urbläschen) 中提出作為生物的公准的那種東西，後來真的被發現為原形體和細胞。如特別就黑格尔言，那麼他在許多方面是遠超出了他同時代的經驗主義科學家的，他們舉出某一種什麼力——重力、浮力、電磁力等等來解釋所有不能解釋的現象，如果這些還不適用，那么就舉出某種人所不知的質體：光素、熱素、電素等等來解釋，他們以為這樣就把上述現象都說明了。這種臆想出來的東西，現在可以說是已經被排除了，可是，黑格尔所反對的玩弄力的那種把戲還嘻皮笑臉地出現着，例如1869年還出現在黑爾姆霍茲在英斯勃魯克 (Innsbruck) 的演說中 (黑爾姆霍茲：“通俗演講集”，第二卷，第190頁，1871年，德文版)。和十八世紀法國人所傳下來的對牛頓的神化相反 (英國使牛頓滿載榮譽與財富)，黑格尔却指出開普勒 (德意志令其飢餓而死) 是近代天體力學的真正奠基者，而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已經包含在開普勒的所有三個定律中，而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確地表現出來了。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學”第二七〇節及“補遺”中 (“黑格尔文集”，德文版，1842年，第七卷，第98頁、第113—115頁)，以幾個簡單公式所証明的東西，却被作為最新數理力學的成果，而重新出現於吉爾霍夫 (Gustav Kirchhoff) 的書上 (見吉爾霍夫：“數學的物理学講義”，德文第二版，萊比錫，1877年，第10頁)，而實際上他還是採取了黑格尔所首先關愛的那個同樣簡單的數學形式。自然哲學家對自覺的辯証法的自然科學的關係，是正好像烏托邦主義對於近代共產主義的關係一樣的。(恩格斯註)

在这上面，黑格尔远落於康德之后，康德已經以自己的星云說，提出了關於太陽系起源的見解，同时，關於潮汐延緩地球自轉作用这点的發現，指出了太陽系不可避免的毀滅。最后，在我說來，事情不能在於把辯証法的規律，从外注入於自然界中，而是在於在自然界中找出它們，从自然界里闡發它們。

可是要有系統地在每个領域上來完成这点，那是一个巨大的工作。不僅所要研究的範圍几乎是無限廣大，而且自然科学本身也正經歷着这样巨大的变革过程，使得那些即使有全部空閒時間來從事於此的人，也难能追蹤不失。可是自从馬克思去世之后，更緊迫的責任佔了我全部的時間，所以我不得不中断我在自然科学上的工作。目前我还不能不限於本書所作的說明，等將來有机会讓我再把所獲得的成果彙集、發表出來，或許和馬克思所遺的極其重要的数学手稿一齐發表。

可是，也許理論自然科学的進步，会使我的著作大部或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單是把大量積累的、純粹經驗的發現予以系統化的必要性，就会逼得理論自然科学發生革命，这样的革命应当使甚至最頑固的經驗主义者，也日益意識到自然过程的辯証性質。旧的不变的对立，划然的不能超越的分界都日益消失了。自从最后的“真正”气体被液化以來，自从物体可以变成一种不能分别是液体或是气体的那种狀態以來，聚集状态丧失了它們以前的絕對性質之最后殘余。根据气体动力学說，在純气体中，个别气体分子的运动速率的自乘，在同温时与分子的重量成反比例，这样热直接被列入於运动形式之中，这些运动形式，本身是直接可以被計量的。如果，新發現的、偉大的运动基本定律，在十年以前还只被人理解为能量守恆定律，看作是运动不生不滅的簡單表現，就是說，只从数量方面去理解，那么这种狹隘的、消極的認識日益被那种關於能

的轉化的積極的認識所代替，在這裡過程的質的內容第一次獲得了自己的權利，對於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記憶也被消除了。當運動的量（所謂能）從動能（所謂機械力）轉化為電、熱、位能等等，以及相反轉化之時，它仍是不變的——這點現在已經不必當作新的東西來宣揚了；這種認識成為既得的基礎去對轉化過程的本身——這是一個偉大的基本過程，關於這一過程的認識綜合着全部對於自然的認識——進行內容更加豐富的研究。自從按進化論的精神來從事研究生物學以來，有機界領域內固定的分類界綫也一一消失了。幾乎不能分類的中間環節日增其數；更仔細的研究使得某些有機體從一類轉到另一類，過去幾乎成為信條的那種區別標誌，喪失了它們的絕對的效力；我們現在知道有孵卵的哺乳動物，如果消息証實的話，那麼還有四足的鳥。如果早在許多年以前，由於細胞發現的結果，微耳和不得不把單個動物的統一体分解成細胞國家的聯邦，——這與其說是科學的、辯證法的，毋寧說是進步的^①，——那麼循環於高等動物體內的阿米巴似的白血球之發現，使得關於動物的（因之也是人的）個體的概念也變得遠更複雜了。可是正是那些過去認為不可調和的、不能解決的兩極對立，正是這種強制規定的、固定不動的分界綫與分類標誌，使近代理論自然科學帶上狹隘的形而上學的性質。對於自然界的辯證理解的中心點是在於承認這一真理，即上述這些對立與區別，雖然存在於自然界中，可是只有相對的意義，而相反地，想像中的它們的固定性與絕對有效性，則只不過是被我們的反省（Reflexion）注入於自然界之中的。人們可以為積累的自然科學事實材料所逼，而不得不到達上述辯證的理解，可是如果有了辯證思維規律的領會，進而去了解自然科學事實的辯證性質，那就可以更容易地到達上述這種理解。無論

① 暗指微耳和曾參加自由的“進步”黨。——俄文版編者註

如何自然科学已經進步到如此程度，使之再不能逃避辯証的綜合。可是，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記那些把它的經驗綜合起來的結論是一些概念，而运用这些概念的藝術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的意識一起得來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維（它同样也有長期的經驗的歷史，其时期之長是和經驗自然科学的歷史一样的）——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記这些，那么，它就能使自己更容易經歷这种过程。只有掌握了二千五百年來的哲学發展所達到的成果，自然科学，才一方面可以擺脫任何与它分离的、在它之外、在它之上的自然哲学；他方面可以擺脫它本身的、从英國經驗主义所傳下來的狹隘的思維方法。

1885年9月23日，倫敦。

三

这一新版，除了几处不重要的文字上的修改以外，都是翻印前一版的。只在一章——第二編第十章：“批判史”論述——我作了重要的增补，理由如下。

像第二版序文所已經說到的，这一章所有本質的部分是馬克思寫的。在預定作为雜誌文章的初稿上，我曾不能不大大地刪節了馬克思的手稿，而在所刪掉的部分里，恰恰是馬克思自己對於政治經濟學史的見解的敘述越出了對於杜林先生主張的批評，而正是这一部分手稿，甚至直到現在还具有最大的持久的兴趣。我認為自己的責任是在於尽可能完全地、並逐字逐句地恢复馬克思的文字，在这里他指明了如配蒂、諾尔斯、洛克、休謨等那样一些人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过程上所应佔的地位。我認為更加必要的是恢复馬克思對於揆內的“經濟表”所作的說明，这个表仍然还是所

有近代經濟學所不能解答的司芬克斯^①之謎。相反的，完全關於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我在整個聯系所許可的範圍之內盡量予以刪去。

最後，我可以表示十分的欣慰，因為自從第二版以來，本書所主張的觀點已經深入於科學界和工人階級的社會意識中，——而且是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國度內。

恩 格 斯

1894年5月23日，倫敦。

① 司芬克斯，乃埃及有名的人首獸身的怪神之像。——譯者註